

鸟类拥有“不老”的耳朵

□红视界

鸟类没有耳朵吗？当然有！鸟类的耳朵隐藏在其头部的羽毛之下，位于眼睛后下方，这个位置有助于鸟类在保持流线型体态的同时，有效接收声音信号。鸟类的耳朵由两个耳孔组成，这两个耳孔被细密的羽毛所覆盖。它们耳朵的内部结构与人类的相似，由外耳、中耳和内耳三部分构成。

鸟类的外耳孔周围耳羽丛生，这些耳羽不仅具有保护耳朵免受外界伤害的作用，更可以帮助收集声波。因为，柔软密集的耳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声和其他环境噪声对耳朵的干扰，从而增强听觉效果。比如长耳鸮的耳羽簇，就非常有利于它们在夜晚准确地捕杀老鼠。鸟类的耳孔位置不对称，这使它们能够捕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通过双耳精确计算出声源的距离和方向。

鸟类的中耳内有一块听小骨，叫耳柱骨，具有传导声波的功能。内耳则负责将声波转化为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进行处理。鸟类的耳朵虽小，却能捕捉到周围环境中的微小声音。它们通过摇动头部和颈部来弥补没有外耳廓的缺陷，实现对声源的精准定位。这对于鸟类在复杂环境中寻找食物、躲避天敌或求偶至关重要。

更令人惊奇的是，科学家发现，鸟类的耳朵内还藏有一些“铁质”小球。这些铁质小球就像指南针一样，可以帮助鸟儿辨别方向。这些“小铁球”藏在鸟类耳内的细胞中，直径只有20纳米，虽然非常小，却能在鸟类的迁徙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使鸟类能够感知地球磁场，从而确定迁徙的方向和路线。

另外，鸟类的听力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退化。也就是说，它们拥有“不老耳”。因为它们的听觉毛细胞具有再生能力，所以它们可以始终保持敏锐的听力。

（摘自微信公众号“红视界”）

五十而已：

岁月沉淀 心更自由

□芸子

大概从三十岁开始，年龄的阶梯悄悄下沉——我。

二十出头的数字娇艳，骄傲，烂漫，浪漫。三十岁前后有了家庭日常缠杂，零碎，忙乱。四十以后开了倍速，那些年怎么过的往往得认真回想，拼凑起时间的影像。然后突然就到了“半百”，又很快超了“半百”，像个加速函数（造了个词，问小艺她说真有）。

记忆里五十应该更老些，同龄人也有同感。可从“阿姨”变成“奶奶”，嫩嫩的小女孩都有老成的判断，心底那点挣扎彻底灭光。不想相信。可身体知道答案。

眼花。尴尬的是近视眼瞅不清，老花镜不想戴，低头含着下巴，眼仁上翻，从眼镜框上方蹙着眉认字；把眼镜推到脑门上，把字挪到眼前寸许。情急时拇指食指搁到纸上作八字状向外扒拉——想放大“屏幕”，只能自嘲一笑。这模样恍然就成了小时候眼里的老师——皱纹里满是刻板迂腐，黑色镜框上边髹出来的光严肃又滑稽。那时不懂天道有轮回。

白发。第一根出现的时候一惊一乍，拍照唏嘘。等几根、几十根挡不住地“拔又生”，只能妥协。挣扎似乎在老与死之间。“你年轻吗？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张爱玲实在太犀利，说白了青春易逝和自以为嫩。只能对“老”且还会“更老”的事实和平缴械。没奈何。

皮肤。各种水露脂粉，各种揉搓打磨，焕出些光泽来。可是千万别到小姑娘跟前去。只要一对比，人家的粉嫩圆润是天然的珍珠，自己假里假气的净白是廉价的瓷瓶。

珠黄人老的规律，不可抵挡。演员咏说“不要修掉我的皱纹，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这份平静和智慧，将皱纹和白发视为时光的勋章。

小时候特别向往“2000年”，那年被叫作“千禧年”，当时心想跨越一个“千年”似乎很荣幸。殊不知，世界和我都发生了一些事，命运之舟小小位移，渡我走向现在。五十多年的时间打底，也有了些中气，沉淀了阅历。你看——眼力不济，但眼里的世界可小可大，小容得下家庭琐碎，大装得进国际纷争；白发照长，但仪容更加慈祥，遇乱不慌，遇事儿说事儿，无大步处理，慢慢来；皮肤暗淡，但身体暂无大恙，荤素都吃，饮食正常，作息随意。心路一直安详，心思也还坦荡。

回首半百人生，辛苦奔忙大都已过去，之后的人生更加自由，有实力就开道架桥，没能力绕开是识时务；珍惜自己，过好当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随便介入别人的因果。人生一次次提醒我，和命运一起前行，不迷茫，不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五十而已，未来还漫长。

（摘自《芸子的微生活》）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和背诵诗词，是母亲最早引领我走上读诗和背诗的道路。在我七八岁的年纪，每个周末，母亲都要捧着一本《宋词三百首译评》，带我学习其中的诗词，并要求我背诵其中的一些名篇佳作。

我出生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农村，家中拥有一处宽敞的小园。园子里没有用水泥硬化地面，裸露的泥土让人感受到与自然的一份亲近。这里生长着桃树、杏树、石榴、月季、迎春花等花草树木，每年春天，盛开的鲜花都会将这座小园打扮得姹紫嫣红、五彩缤纷。

母亲教我的第一首诗词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那时的我并没有很深的领悟力，也无法理解作者创作时的内心情感和所思所想，却被语言本身的优美深深地吸引了。

本科时我机缘巧合进入哲学专业学习，大二下学期我们有一门专业课为“中国美学史”，老师推荐的教材是北京大学叶朗老师编写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在这本书关于诗词美学的讨论中，叶朗老师多次引用了叶嘉莹先生的观点，由此我认识了叶嘉莹先生，并开始阅读诗词赏析著作。

大三保研结束后的那段日子，时间变得相对充裕，于是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对叶先生的书爱不释手。叶先生对一首诗词的讲解非常细致，她从语言符号学、接受美学等角度分析诗词文本，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赋予诗词诠释以新意。而且她对诗词的理解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通过情感的共鸣深刻地感悟作者创作时的内心波澜。

读好书的

时间

□李敬泽

我喜欢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书：它告诉我的，是我所不知的而不是我所已知的。

还有那些孤独的书：必须孤独地读，孤独地领会和思考；读这样的书时，我不会想象我正与千万人一起读它，那太热闹，而读书的主要乐趣，我认为就是安静。

我每天都要扔掉若干本小说，我倾向于保留那些完美、接近于完美，或者至少表现出

达到完美的志向的小说。当然，完美是稀缺的，达到完美的志向，现在同样稀缺。

坦率地说，我关注那种印八千本、五千本的书，我愿意加入一个由八千人或五千人或更少的人组成的社团。我当然知道，这是自归于少数，而在这个大众阅读的时代，少数差不多就是可耻的。

（摘自“原乡书院”）

离乡

□林良

意让车子载着我的行李。妹妹坚持要我也上去，她跟弟弟在两边步行。人力车下坡的时候，我高高地坐在上面，看见我的弟弟和妹妹跟着车夫奔跑，不禁一阵悲伤，我从车上跳了下来。我们随着人力车向港口奔跑，身上都出了汗。我第一次想到，我再也不能每天下班送妹妹回家，兄妹间每天黄昏愉快的谈话被我的离家剥夺了。我还想到每天傍晚不能再躺在公园草地上用书盖着脸睡觉，听母亲倚着家门高声喊我们吃饭，陪着双手捧满风尾草和蛭蝗的小弟回家洗脚。因为我离家，我就剥夺了他们的这一切，而我也失掉了这一切！

我们到达港口时，天还没有大亮，帆船的桅樯在早潮声里摇晃。码头上只有一个卖牛奶、豆浆的小摊子，那个老头子的瘦长身影，在茫茫的晨曦里看起来是模糊的，像一个幽灵。一团白色的豆浆热气把他包围起来。我们卸下行李，堆在码头的栏杆附近，写着我名字的白布条，被风吹得啪啪响。我凝视着豆浆摊子，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小弟花钱的机会。我递给他一瓶热牛奶，又递给他一根油条，然后我又问：“面包？”他点点头。年幼的小弟最挑吃的，但是今天他用接受一切来挽留即将斩断的手足间的温情。妹妹已经走下

眺望两棵树

□庞余亮

还是先眺望1983年的扬州城吧。那个16岁的师范生，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闯进扬州城。

用“闯”这个词比较形象，因为我什么也不懂，穿着吊在肚皮上的土衬衫，还有一双老布鞋，就这样在扬州城闲逛。好在那时的扬州城一点也不时髦，它的道路和古巷实在是太老了。老文昌阁、老四望亭、老石塔寺。当然，还有很老很老的树。除了国庆路和淮海路的梧桐，其他道路两边并不是梧桐，而是高大的榆树。

我比较过很多路上的榆树，可以肯定的是，扬州城最高大的榆树在汶河路上。

在榆树和老房子中间，还有一棵著名的老槐树。

老槐树实在太著名了，它处在汶河路西的驼岭巷里。

巷子名字很怪，叫驼岭巷，那里肯定养过骆驼的。这个不稀奇。1983年的扬州，骆驼已被关在瘦西湖动物园里了。但动物园的外面，全是驴车。每当我想到1983年的扬州，耳朵里还会响起那悠长的驴叫。

我遇见这棵老槐树的时候，昔日的槐古道院不见了，而老槐树正是满枝头的槐豆，叮叮当当响：南柯一梦！

是的。南柯一梦。这棵长在驼岭巷10号的老槐树一直都在，就是那棵成全了淮南节度使门下小官淳于梦的老槐树。

也许是那年成全了小官淳于梦好梦，老槐树几乎耗尽了全部的能量。我遇见它时，这棵1300岁的老槐树只剩下半圈树皮了。

槐豆叮当作响。我看见了那个南柯一梦的主角淳于梦。梦醒之后，那酒依旧温热。我俯视地上，有蚂蚁出没，就在那个下午，我就这样无师自通地理解了普通的时空之外的时间和空间。

神奇的阅读就这样开始了。我先是用一个秋天啃完了那本《南柯太守传》。读完之后，已是冬天。驼岭巷的槐叶落尽，蚂蚁无踪迹，清冷的巷子里，我吸拉着两条清水鼻涕，越想越兴奋：在时间之外有空间，在空间之外有空间。还有，在冬天的扬州之外有冬天的大槐安国。

再后来，我又啃完了汤显祖的《南柯记》。读完了《南柯记》，又去读《邯郸记》，还有《牡丹亭》。很多人喜欢《牡丹亭》，但可能因为心中有了那棵老槐树，我更加偏爱《南柯记》。我一点点读，一点点悟。时空叠加，时空穿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淳于梦：我们名字中间的音是相同的。

再回来，我就被分配到乡下教书了。像梦一样的15年。在那个15年的蚂蚁洞穴里，我和我的学生们共同成长。我写诗。我写童话。寂寞的时光里，最爱做的事就是和邮递员去河边等待每天抵达的邮包。因为太渴望远方来的好消息了，邮递员后来直接把剪开邮包锡封的事交给了我。不大的邮包里有信件，有杂志和报纸。报纸是两天前的，到达乡村的时候，还算是新闻。这也是另外的时间和空间。很多时候，是没有消息传递到我的“小槐安国”的。世界把我遗忘了。

好在还有文学慰藉着我。书本上那些寂寞的文字多么像蚂蚁啊。我的蚂蚁王，我的蚂蚁兵，在反复搬运着我的时空。友人送了一套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厚厚的八大本，说非常难读。但我觉得好读啊，里面的时间和空间、结构和解构，梦与梦、梦之梦、梦里梦、梦外梦，都是驼岭巷的那棵老槐树枝头上的槐豆。

对了，即使这么著名的老槐树，也仅仅是扬州002号古树。001号的身份很有意思，是隔得不远的老银杏——文昌西路上车水马龙中央的老银杏树。

老银杏树过去属于木兰寺，那个著名的“饭后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棵老银杏树下。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为什么它要占据001号呢？是的，这是我当年的不服气。记得年轻时的我，特别喜欢讲老槐树的故事，不太喜欢听老银杏树下的故事。但是，不喜欢老银杏树下的故事，并不等于老银杏树下的故事不会再生发生啊。可以这样说，老槐树给淳于梦的梦是闭着眼睛做的，老银杏树下给王播的饭后钟是需要睁着眼睛听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几乎是每天晚上都在默默眺望老扬州的两棵老树，眺望之后就是埋头写作，从18岁写到了50多岁。我把002号老槐树的故事化成了诗歌，而把001号老银杏树下的故事统统化成了小说。

001号、002号，这两棵老树，真的就是苦乐人间的一对最为坚硬的犄角呢。

（摘自“夜光杯”）